

怒濤

峻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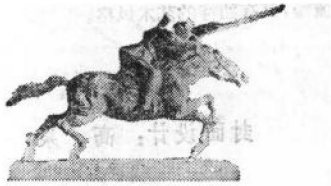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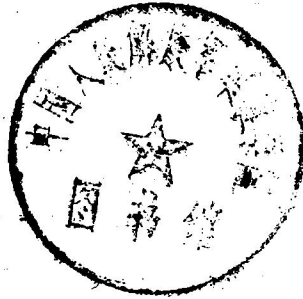




2 036 9501 9

怒 涛

峻 青



60172/40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怒 涛

峻 青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3 $\frac{1}{2}$ ·字数 250,000

1978 年 1 月第 1 版·197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137·7803 每册 1.0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峻青同志过去发表的大量作品中，选编了十四个短篇。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胶东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生活。作者饱含着革命激情，讴歌了我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战争，集中强烈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塑造了众多的具有思想光辉的英雄人物。如，面对数万日寇“扫荡”，英勇无畏地掩护群众突围，最后壮烈牺牲的马石山十勇士；无私无畏，沉着机智，为同志的安全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地下交通员姜老三；奋不顾身阻击敌人，不惜用全家生命保护党的干部的通讯员小陈；继承祖辈抗击侵略者的传统，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游击队奋勇杀敌的共产党员戚承山；双目失明，身残志红，全心全意建设山区的复员军人徐志刚；刻苦钻研技术，终于成为栽培果树专家的残废军人冯光中，等等。作品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强烈的战斗气息。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栩栩如生，闪闪发光。这些作品，是对老一辈革命者的热情赞歌，是对“四人帮”抹杀我党我军光荣斗争历史、污蔑革命老干部的有力回击。作者文笔精湛细腻，生动流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封面设计：高 泉

目 次

马石山上·····	(1)
黎明的河边·····	(45)
党员登记表·····	(82)
烽火山上的故事·····	(101)
变 天·····	(127)
交通站的故事·····	(147)
三伏马天武·····	(182)
怒 涛·····	(202)
老交通·····	(260)
狼烟滚滚·····	(282)
山 鹰·····	(298)
苍松志·····	(329)
海 燕·····	(369)
丹崖白雪·····	(393)

马石山上

—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

灰色的天空里，飘扬着星星点点的雪花。

尖溜溜的西北风，在光秃秃的树梢上怒吼着，吹得人们的脸颊和手指象刀刮一样的疼痛。

他们一行十个人，都穿着发下不久的崭新的瓦灰色棉军装，扛着大枪，挂在腰间的刺刀碰撞着洋瓷碗，叮叮当当的响着，沿着收获后的荒凉的山野小路，急急忙忙地向东行进。他们的身上，落着一层黄色的浮尘，他们底发红的脸上，却都冒着汗珠，显出了疲惫而又紧张的气色。

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结实得象铁墩子似的宫班长。说他象铁墩子，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二十四五的年纪，个子不太高，胖敦敦地，浑身都是劲儿。圆圆的大脸，黑中带红，就象一块烧得半红的砖。眼睛不大，眼神却非常锐利，象两道闪电似的，又尖又亮。从他这副外表看起来，就知道他是一

个浑厚淳朴而又有着非常大的毅力的人。他很少说话，最激动的时候，也从不大喊大叫，只是额上的青筋，比平时会更高的绷起，铁似的下颚，不停的蠕动。走在宫班长后面的，是机枪射手大老矫，这是一个和宫班长恰好相反的人物。他又高又大，简直象一尊丈二金刚，两只大手象蒲扇似的，呼呼地直往脸上搨风，在这样冷的天气里，他还觉得热，把棉军装的钮扣也解开了，袒露出黑毛茸茸的胸膛，轻机枪扛在肩上，要换肩了，就把枪从右手向左手一甩，象拿了根枯树枝似的，他的力气是非常惊人的。他喜欢说话，声音又大，说起话来就象打山仗一样，老远就听见。你要是要找他，那很容易，你只要侧着耳朵一听，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的脾气很暴，急性子，吃软不吃硬，什么事看不顺眼，就非发作不可。他喜欢痛快，喜欢直讲直说，因此，他和班里的那个喜欢玩弄点小聪明的王魁，就经常顶嘴。现在，王魁正跟在大老矫的身后，他长得很清秀，人也很聪明，识几个字，打仗也很勇敢，可是，他最使大老矫讨厌的地方就是他好表现自己，说话又尖刻。大老矫最喜欢的是小刘和小张，现在他们两个正走在队伍的最后尾。这是全连年纪最小的两个小鬼，他们都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不管做什么总是在一起，许多人都说他们是弟兄俩，确实很象。不仅是面貌、身个相似，性情也差不多，如果说还有点不同的话，那就是小张特别富于感情，喜欢回忆，喜欢留恋相熟悉的旧人，有时也容易伤感，特别是班里的同志们有了伤亡的时候；而小刘则比他理智一些，胸怀也比他开阔一些。

他们都话语不多，爱红脸，腼腆得象两个小姑娘似的。可是打起仗来却非常撒野，直冲直上的，活象一对小老虎。在去年春天郭城战斗中，他们两个一口气冲上了耶稣教堂，还得了一挺“马克沁”机枪哩。……

现在，他们十个人爬上了一座不太高的长满了松树和梓萝丛的小山。在山顶上一群大青石下，他们停住了。

“休息一下，同志们。”班长擦着脸上的汗水说。

“好他妈的，这一口气可跑了不少的路。”大老矫把机枪放下，摘下帽子来，呼打呼打地搥着胸膛，向西望着说：“妈妈的，等着吧，等着我的机枪在你的屁股后面叫一叫。”

西面，正在响着紧密的枪声，这枪声，听起来很宽广，几乎从南到北都在响。村庄燃烧的黑烟，也很宽广，象一团团黑云似的，沿着起伏的群山，从南到北，一直蔓延到看不见的地方。炮弹，在对面的山上爆炸着，光秃秃的山脊上，不时地涌起一朵朵象树似的黑烟。山野里，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人喊声、驴子的叫声乱成了一片。……

小张站在大青石上，右手拄着马大盖，左手打着眼罩，直盯盯地望着西面冒烟的村庄。他那孩子气的脸蛋绷得紧紧地，一双大而黑的眼睛上，闪动着一汪泪水，胸脯一鼓一鼓地，显得非常激动。

“当中冒烟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郭城，小张？”小刘也很激动地望着西面问道。

“是。你看，那不是林寺山吗？下面就是郭城。小刘，你还记得于大娘吧？”

“哪个于大娘？”

“河南村的，你忘啦？打郭城时咱们在她家住了一个多月。”

“哦，她呀，记得，记得。”

“老人家真好，就象咱们的亲妈妈一样，要不是鬼子在后面赶着，我真想去看看她。”小张说。

“她不一定在家，大概早转移出来了。”小刘说。

“唉，这样冷的天，大人孩子跑到山里不冻坏了吗？”小张望着山野里乱跑着的人们，叹息地说。

正在这时，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头子，牵着一头毛驴，从山下坡走了上来，一看见战士们，紧走几步，问道：

“同志，你们是从哪面来的？”

“西面，”班长说，“有什么事吗，老大爷？”

“我打听一下情况，”老人说。“西面的鬼子到了什么地方了？”

“到了林寺山了，郭城、战场泊都发上火了。”

老人眯起眼睛，望着冒烟的地方，叹了口气，问道：

“同志，你们知道从哪面能转回去？”

“往哪转？”

“往西。”

班长摇摇头：

“对不起，老大爷。我们和你一样，也是不了解情况呵。只是听说鬼子的战线很长，你家是哪里，老大爷？”

“莱阳。”老人忧愁地说。“我们全家出来两天啦，插了两

次都没能插回去。唉，这怎么办？”

“往东再走走看吧，老大爷。”王魁说。“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太久的，往东是山区，他们的兵力可能分散开，到那时再找空隙转回去。”

“是啊，”老人说。“可是刚才听说东面也发现情况啦，是吗，同志？”

“没听说，也可能。”班长说。

正说之间，空中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呜呜声，接着，一颗炮弹在他们右面的一片松林里爆炸了，地面上象突然冒起了一股喷泉似的，松树和沙土一起飞上了半空。

西面的山顶上，同时响起了机关枪。

“同志们，敌人又到了西面山上了。”班长说。“老大爷，你快走吧，这里不好。”

老头子牵着毛驴，大声地招呼着蹲在石坑里的老伴和儿媳，惊慌地向东跑去。

大老娇望着西面响枪的地方，恨恨地骂道：

“妈的皮，老是跟在屁股后面赶，我真想给他一梭子。”

班长笑了笑说：

“不用忙，有你打的时候。走吧，同志们！”说着把手一挥，于是，十条疲惫的影子，又继续向东行进了。

二

这十个战士，是八路军五旅某团的一个班。七天以前，

他们接受了命令，护送着一批干部到西海去。出发的时候，情况还没有发生，一路上非常平静。可是当他们完成任务回来走到中途的时候，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开始了。

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每一个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胶东人，都不会忘记这一个血的日子。

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纠集了青岛第五混成旅团，烟台、威海、莱阳等各据点里的伪军，以及驻玩底（莱阳城东南的大镇）的国民党军队赵保原部，一共三万多人，东起东海岸，西到烟青线，南起青岛，北到烟台，以密集的队形，构成了一个大网，把胶东半岛的东部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一齐往一处收缩。

大批的日本舰队，停在黄海和渤海的老洋里，封锁着各个港口，连一条捕鱼的小木船也不放过。日本飞机，成批的在半岛的上空投弹、扫射。地面上，国民党赵保原的部队在前面当向导引路，日本军和伪军随后，把每一条山沟，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树林，都象梳头一样的梳过。白天，敌人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插上太阳旗。夜间，满山遍野燃起了野火。野火一堆连着一堆，和敌人的密集的队形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圆一二百里的大火网，这网，在很快地从四面八方往中心收缩着，收缩着。这个收网口——合击的终点，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大屠场，是冈村宁次早已在他的青岛的瑞士式的米色小公馆里，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上用红笔画好了的，那就是崖子附近的马石山。他们企

图在马石山上，把胶东的抗日军民一网打尽。现在，敌人正在按照着冈村宁次的计划，一步步地向着马石山区逼进。

……

这时候，官班长和他的战士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兜到网里来了，他们更不知道这个收网口就在他们前面不远的马石山上。现在，他们仍然拖着疲惫的脚步，夹在潮水似的难民群中，向东，向东，向着那即将到来的屠场上走去。

自从接受命令出发以来，到今天已经整整七天了。在这七天当中，每天他们都要赶八九十里路，战士们的脚上都磨起了泡。到了西海的时候，连半天也没有休息，就立刻向后走。走到莱阳，发现了敌情，他们才知道敌人已经开始了冬季大“扫荡”。于是，这位钢铁似的班长，就毅然地决定，不顾一切疲劳，连夜赶奔，东去寻找部队。临出发的时候，部队驻在马石山以东的崖子一带，他决定今天无论如何要赶到崖子去。

枪声在他们的后面爆豆似的响着，村庄在他们的后面冒着黑烟，日本法西斯强盗正在那里疯狂的烧杀，老百姓被赶在风雪交加的山野里，到处流浪。战士们一个个气得眼睛布满了红丝，每爬上一个山头，大家就回过头来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良久地凝视着那正在燃烧的村庄，抑制不住心头的激愤。曾经有几次，机枪射手大老娇要求班长，准许他在山坡上把机枪架起来，打死几个敌人。

“不行，我不能准许你这样做。”班长说。

“我受不了，班长。”大老娇大声地说，脸都急红了。

班长看着大老矫激动的面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自己的心里也象大家一样的激动，一样的渴望战斗。可是，他知道：他没有权利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去打死三两个鬼子而结果被敌人粘住，他的责任是尽快地把同志们带回部队里去。而且，他也知道：部队此刻一定要准备投入反“扫荡”战斗中去，那么，他更没有理由为了这没有多大意义的一时泄愤的小战斗，而耽误了参加大战斗。因此，他终于抑制了自己的激动，同情地拍了拍大老矫的宽阔的肩膀说：

“暂时压一压火吧，老矫同志。只要咱们回到部队里去，就不愁没有仗打。”

“是呀！眼光放远一点。”王魁说。

大老矫愤愤地瞪了王魁一眼。

于是，他们又继续向东行进了。

越往东走，山野里的难民越多，村庄里却异常冷落，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爬上松树峁东山的时候，他们听到北面传来了一阵隐隐的枪声。南面，也在响着炮。于是，他们更加快了脚步。……

天黑下来了。他们赶到了马石山的山脚下。

忽然，一阵干燥而急促的机关枪声，在山的东面响起来了。

“啊？”他们都吃了一惊。

这时候，马石山下，象赶野市似的，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拉着牲口的，抱着孩子的，背着包袱的，喊叫着、拥挤着，有的往东走，有的往西走，有的向北走，有的向南走，也

有的哪里也不去了，一动不动地蹲在地堦上，现出了听天由命的样子。

“老乡们，你们是哪里人？”官班长和战士们走到一堆难民跟前问道。

“哪里都有，郭城的、河南的、战场泊的、发城的、柳树的、徐家店的……”难民们七言八语地答道。

“刚才东面放枪，有什么情况？”大老矫着急地问道。

“不知道，同志。现在是一点情况也摸不透。”

人丛中，有一个老大娘，挤挤巴巴地走到战士们的跟前，仔细地端量了一下，突然一把抓住了小张的手说：

“你不是小张吗？”

“啊！于大娘！”小张和小刘同时叫了起来。

“啊呀，我的孩子，你们两个都在这里，唔，那个是谁？大老矫！”

大老矫狂喜地跑过来，拉住了大娘底手说：

“大娘，你怎么也在这里？”

“还不是被鬼子赶到这里来的嘛！”于大娘说。

“我说嘛，于大娘不会在家的。”小刘看着小张说。“大娘，刚才我们走到你们东山，小张还说他想要去看看你哩！”

“好孩子，你要去也不是时候，全家都出来啦。看，他们都在那面；我的儿媳妇和孙子。”

小张忽地跑过去，把小孩子抱起来，高兴地说：

“啊呀！小光长得这么大了。”

“是呀，长得比以前大了；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哩！”小光

底妈妈笑着说，脸上却仍然有着忧愁的气色。

“记得，”小刘插嘴说。“他连做梦都在想着小光哩。”

“听说东面也有了鬼子了。同志，你们说可往哪儿跑吧？”于大娘忧愁地说。

“不要紧，老大娘。”班长安慰她说。

“这个同志是谁？我怎么不认识？”老大娘看着官班长问小张说。

“这是我们的班长。”小张说。“他两个月以前调到我们班上来的。还有那些同志你也都不认识吧？”

“不管认不认识，都是自己人。”于大娘说。“来吧，同志们。你们也饿了，快来吃点干粮吧。”说着，她就解开了包袱，抓出一些馒头，直往战士们怀里塞。

正在这时，一股潮水似的人群，在薄暮的暗影中，从东面涌了过来。

官班长拦住了问道：

“老乡们，你们有没有从崖子一带来的？”

“有什么事，同志？我就是从崖子来的。”人丛中有一个老头喘吁吁地说。

班长说：“那面情况怎么样？”

“啊呀，我的同志，你们还不知道啊？东面的一条沟里，全驻上了鬼子，崖子已经发上火啦！”

“怎么，东面也有了敌人了吗？”大家都惊异地问道。

“不光东面，南面、北面都围上来啦。你听，南面的枪声。可怎么办吧？同志！”

官班长没有回答，默默地抬起了头，展眼向四处望去。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破棉絮般的乌云空隙中，出现了战战兢兢的星星。四面环绕着的黑黝黝的山岭上，都在响着紧密的枪声，惊慌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从四面八方马石山这里挤过来了。……

现在，他完全看清了这个局势：他和战士们被兜到网里去了。这里，就是敌人收网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屠场。

整整有半晌，他不言不语，默默地凝视着被火光映红了的天空，铁似的下颚不停地蠕动起来。最后，他把手一挥，从牙缝里迸出了一声低沉而坚定的命令：

“跑步，上山！”

三

夜。

无边无际的有云的黑夜。

马石山下，熊熊的野火，一堆连着一堆，象一条火龙似的，把这座绵亘数十里的马石山团团围住。在那燃烧着野火的地方，不断地响着混乱的枪声、人喊声、马嘶声。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大拉网在这里收口了。三万多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象苍蝇一样的麇集在火网的后面，无数支黑洞洞的机关枪口，从四面八方一齐对着马石山上，只等到天一亮，残酷的屠杀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马石山上到处沸腾着惊慌的人声。在长满了枯草的山坡上，在黑黝黝的深谷里，到处拥挤着仓惶无主的人们，到处是大人哭孩子叫，一片慌乱。他们都是被鬼子从四面八方赶到这山上来的。他们有的是西面莱阳的，南面海阳的，东面文登、牟平的，北面福山、栖霞的，也有马石山周围的当地人。现在，他们都被围困在这一座山上，望着那在漆黑的夜里象火龙一样的围绕在山下的火网，心里就象油煎的一样。事情是已经很清楚了，随便一个什么人，只要站在山顶上向下一望，就会看出情势的严重性，就会想象到明天该是怎的一个日子。

风，不停地吼着，山上的风，比山下的更其狂暴。

松林在呜呜地响着，发出了巨大的松涛声，更增加了人的烦恼。

战士们都围坐在山东坡的一个避风的石坑里，在整理着武器和行装。大老矫在黑影里熟练地把机枪的零件拆下来，擦灰上油，弄得叮叮当地直响。王魁在打绑腿，小刘在捆盘脚带。另外的几个战士也都在擦枪的擦枪，磨刺刀的磨刺刀。宫班长站在石坑的上面，在大风地里，定定地望着山下的火光出神。刚才，他们从山脚下一口气跑上了山顶，到处打听部队的消息。可是，从崖子一带来的人都说部队早在三天以前就转移了，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方向，他们就知道了。宫班长想，也许在山上能够找到另外的部队，可是，他们从西山坡到东坡，转了将近半夜，除去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一两个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战士